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123
9 March 1979

CHINESE

第二一二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星期五

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哈里曼先生	(尼日利亚)
<u>成员国</u> ：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玻利维亚	富恩特斯·伊瓦涅斯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胡林斯基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加蓬	恩东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科威特	比谢拉先生
挪威	奥尔戈尔德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特里先生
赞比亚	西考卢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四时十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阿拉伯被占领领土的情势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115)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各位成员，我收到埃及、印度、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巴基斯坦、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也门、南斯拉夫各国代表的信，信中要求我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征得安理会同意之下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这几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和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席位上就坐；埃拉拉比先生（埃及）、贾帕尔先生（印度）、谢米拉尼先生（伊朗）、阿里先生（伊拉克）、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奈克先生（巴基斯坦）、胡森先生（索马里）、舒菲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哈达德（也门）、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收到第S/13150号文件，其中有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来信的全文。他在信中要求，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参加讨论议程上这个项目。

这项提案并非以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第三十九条为根据，但是如果安理会核可，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就赋予他们同按照第三十七条邀请的会员国同样的参加权利。

(主席)

有没有安全理事会的成员要就这项提案发言？

皮特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美国代表团请你将本理事会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我们讨论这项问题的性质问题，付诸表决。

美国一向表示，我们不反对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传统听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发言；但我们不同意，它以联合国会员国的相同权利参加这项辩论。

主席：由于现在没有其他安理会成员要发言，我便认为安理会可以就这项提议进行表决。

举手表决。

赞成：孟加拉国、玻利维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加蓬、牙买加、科威特、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赞比亚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挪威、葡萄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是：十票赞成、一票反对、四票弃权，所以提案通过。

应主席之请，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席位上就坐。

主席：我还要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付主席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内容如下：

“阁下：

“在安全理事会讨论“阿拉伯被占领领土的局势问题”时，请让我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议事，并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在安理会发言。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付主席

劳尔·罗亚·科里（签字）”

(主席)

从前安全理事会在审议有关其议程上各事项时，曾邀请联合国其他机构的代表。按照这方面的过去惯例，我提议安理会依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邀请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付主席。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罗亚·科里先生(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付主席)在安理会议事厅内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项目 2。

安理会今天应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请求开会。这项请求载于第 S/13115 号文件。安理会成员备存有下列其他文件：第 S/13132 号文件；其中有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代理主席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第 S/13145 号文件，其中有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致秘书长的信的案文；第 S/13149 号文件，其中有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致秘书长的信。

第一位发言人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发言。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因为这是本月份第一次向崇高的安理会发言，所以我要向哈里曼大使阁下和友好的尼日利亚就你担任安理会三月份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祝你在这崇高职位上，顺利成功。我深信以你的外交素养来担任这项工作，必然胜任愉快。

我也要利用这次机会衷心感谢你的前任阿卜杜拉·比谢拉大使，他担任二月份主席期间成绩斐然，那一个月是安理会历史上最动荡不安、可怕累人和危机重重的一个月份。过去天文学家认为这种紊乱起因于太阳黑子活动太频繁。现在臭氧层日益受到损害，我们的大地似乎更容易受到黑子的影响了。

看到这个庄严的议事大厅，使我深感哀痛，因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同事已经音容消失，他是三十年来经常出席安理会、资格比任何人都老的一位年长明智的政治家。

(约旦)

他富有活力而且自豪，完全献身于《宪章》的理想和人类事业。但是贾米勒·巴鲁迪的灵魂可以安息，因为他完成了他一生的使命，直至最后一刻都毫不犹疑地说出良心上的话，符合他的操守和地位。愿上帝祝福他的灵魂。

我们走过的路途艰难漫长，我们的目的地无路可通，昏暗不明。这几句严肃的诗歌最精确地刻画出被占领领土和当地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受害人的整个苦难。在中东整个冲突的广大范围之内，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象我们现在的指控和辩论主题一样潜藏着不可避免的危难，这个主题便是以色列以强横的廉价勒索和以掳掠方式在西岸（其心脏和不朽灵魂便是神圣的耶路撒冷）、加沙地带、戈兰高地、西奈半岛进行殖民化和破坏的有系统的、暴虐的现行政策和措施。

从根本上看，这个问题涉及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问题或他们在故乡的废墟上最后毁灭的问题。这简直便是沉没中的船只在无可挽救地沉入海底岩床以前发出呼救的信号。被占领土地地平线上的船桅迅速没入遥远的暮光之中；它已经到了即将消失不见、无法辨认的地步。

我现在分发一些地图和一些说明文件，它们比文字更能说明以色列占领军当局对于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巴勒斯坦祖国家园里已经缩小残存的土地上所进行的鲸吞蚕食和破坏，已经到达了何等可惊的程度。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可以一眼看出，这些小地图上布满在巴勒斯坦被征收土地上建成的殖民区标志和号码，日期截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由于以色列几乎每日不断进行殖民化，我们代表团的非专业工作人员没有能力把不断进行中最新的土地吞并情形，绘制成图，适当地清晰表示出总的结果。

一月间，我国政府指令要对三个新增的殖民区提出控诉：在杰里科郊区努韦马主要水沅处、在伯利恒和希布伦之间的艾特赛翁村综合地区、纳布鲁斯以东几英里的胡瓦拉等地。此后，这些之外又新增了若干新殖民区，其中有些已经建成，有些在兴建中，有些正在开始。不过，这些大家手中传阅的地图上即使没有新殖民区的标志，情况也同不可收拾的毒性癌细胞、蔓延的淋巴腺鼠疫一样肮脏、可怕而

(约旦)

黑暗，它们吞并着并不断侵蚀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的家园里继续生存的机会，甚至今后的生存也岌岌不保。

一九六七年以来，我们一直要求、恳求并促请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采取断然措施，让以色列篡夺者、强盗、战争贩子恢复理智——这些字眼不是形容词，但可以说明事实，请大会、安理会中止和取消公然违反国际法、当地人民不可剥夺权利、一九四九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一切措施；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要确保占领区人民的权利。

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一向以文字和决议响应我们的请求，我们极为感激，但它们在行为和行动方面却瘫痪不振，令人难以置信。它们毫无行动而又自满的态度，已经造成一个不能设想的难局，使人觉得任何关于和平解决整个冲突的言论都显得是无意义、幻想和十足的欺骗。我们很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回头的地步，走上了冲突的轨道，迈向灾难的深渊。抽象地谈论安理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作为一个可行的构架来达成中东冲突的和平解决，这十分容易了解。但是不能理解的是，为何尽管有人一再警告，我们仍然看不出以色列占领当局过去十一年来都是先发制人，就地破坏了上述决议的文字和精神。

(约旦)

以色列一意孤行,明目张胆地掠夺土地和资沅,等到巴勒斯坦人民一无所有,无法生存的时候,就把它们解决掉。各项决议实际上都被破坏,联合国以往的一切决议也是如此,尤其是第181(二)号和第194(三)号决议,以色列是以这些决议的内容为法律根据,郑重宣誓愿尊重和执行这些决议后,才有条件地被接纳为联合国的成员,但是在达到成为联合国成员的目的后,却背弃了诺言。

当剩余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和能否在残余的祖传乡土上继续生存都受到最严重威胁的时候;当至少有8,000年记载历史从未中断的历史宝贵遗产要受到毁灭的时候;当伊斯兰教三个最神圣处所之一遭受以色列侵犯者的压制并将加以摧毁的时候;我们的答复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整个阿拉伯世界和八亿伊斯兰教忠实信徒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只要上帝假以时日就决不容许或宽贷这类凶恶残忍和违反时代潮流公然进行侵略的政策,不论需要多少时间和多大代价,一定要击败这种政策。

一天比一天清楚,几乎不可能说服一个在政治上和情绪上都抱着反常、原始和固执态度的国家——尽管它的技术进步——它以排外和狂热的宗教和种族主义为掩饰完全不顾过去三十年来标志着联合国成就的光辉的人类解放运动。

现在我要从一般概念转而谈到具体问题,以色列占领当局到一九七八年年底,以及在其后的日子,到底干了些什么呢?

根据我国政府的统计数字,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已经没收了1,625,000杜努姆土地——一个杜努姆是1,000方公尺。以色列的统计承认没收了150万杜努姆。即使接受以色列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没收的土地占了小小的西岸地区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三。如果照我们的统计,当然就要占百分之二十九。

没收的土地、房屋和财产可分为下列数类。

第一,所谓国家领土,事实上这些领土为各市镇和乡村中心所共有,多少世纪来都由他们使用。因此,在距离约旦河10英里的汉——乌勒——阿赫马尔没收的

(约旦)

60,000 杜努姆，以色列占领当局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工业综合区，具有完备的基本设施和住宅实际上这些土地无可争辩地是属于耶路撒冷郊区艾扎里扬、阿布迪斯和西尔万各村村民的。许多世纪以来，村民一直就在这些土地上从事耕作和放牧。

第二，没收所谓不在业主的土地和财产。这些业主全都是住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六月战争发生时恰巧在国外。他们不获准返回自己的家园和乡土，但以色列却称他们为不在业主。

第三，以远近皆知的伪称所谓安全与军事需要为理由，将即使业主还在那儿的西岸土地没收或不准取赎。究竟有什么安全和军事理由可以用来剥夺村民赖以维持生计的土地，这个问题只有马菲亚——以色列军事司令员才能答复。

值得指出的是，最近耶路撒冷以西奈比萨莱赫的村民的土地为军事独裁者所没收，理由是村民没有地契，村民向最高法院申诉，提出从未间断的文件和产权证明，文件中包括有付税的收据。在村民胜诉后，以色列政府行止以产权是否有效的理由没收其他土地。此后，所有向受害者发出的没收土地的通知都是以法院对之无管辖权的安全或军事需要为理由。我相信，我们向安理会成员散发的档案里有一分那种行之已久的军事法令。法令原文是希伯来文，我们已简短地加以翻译。

第四，强迫农民将他们的土地换取较差的土地，使土地更支离分散，使农民离开乡土进入以色列经济的奴工市场，或是作生平第三次或第四次的迁离乡土。

第五，曾有同占领当局勾结公然伪造文书的情事，并不拥有土地或对土地并不享有任何权益的人竟伪称有权而出卖土地。阿拉伯报纸和以色列报纸都曾刊载若干起这种蓄意诈骗的事例。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丑闻。

到目前为止，西岸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已被没收没收的土地遍及各区，没有一处地方可以幸免。在 347,874 杜努姆的私人土地上，建立了不下 79 个移民点——今天我们知道在 500 杜努姆上建立了米蒂亚霍，所以已有 80 个移民点——和供以色列人殖民的住宅区——其中有 68 个是在一九七八年年底就有的，把它们细加

划分，就毫无疑问地可以看出以色列侵占土地者蓄意实现的全面战略和战略计划，唯一的限制只是时间和足够人数的移民。金钱显然不成问题，都是由国外的犹太复国主义勒索集团所提供的。

在一百五十万杜努姆土地上，部分土地的殖民情况可按地域细分如下：耶路撒冷及其周围：94,564 杜努姆。在阿拉伯耶路撒冷定居的以色列移民人数约计有40,000 至50,000 人。数字虽然可观，但还不足以显示全部真实情况。

我请安理会看一张一九四八年的耶路撒冷地图，其中很清楚地显示西耶路撒冷——有别于一九六七年的耶路撒冷——主要都是属于巴勒斯坦人。这张地图是在当时的英国首席法官菲茨杰拉德监督下绘制的。我请求把这张地图交由安理会成员传阅。

由于以色列的殖民，只占一九四八年巴勒斯坦阿拉伯耶路撒冷的一小部分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东耶路撒冷，其中包括超过百分之七十的西方误称为“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地区，现在已经扩展了十五倍。目前，它已从南方的伯利恒延伸到北方的拉马拉和比雷两个邻接的市镇——南北相距达40公里。

好象这样还嫌不够，沙朗将军透露了要使耶路撒冷人口增加到一百万的计划。这样众多的人民将居住在哪里呢？沙朗将军认为有下列各种可能的办法：

第一，100,000 巴勒斯坦阿拉伯耶路撒冷人民，受不了挤迫和困苦难忍的生活，感到精疲力尽，不得不逐渐消失，至少他是作这样的打算。其次，如果东耶路撒冷的界限可以不受阻碍地扩展到伯利恒和拉马拉，那末进一步扩展到南方的希布伦和北部的纳布卢斯，把散布其间的越来越穷困的人民的土地、住宅和乡村归并，也就不应有不可克服的困难。至少这是沙朗的想法。我有一份沙朗将军被人访问的谈话，希望将来可以有机会在安理会上宣读。因为既然宇宙越来越扩大，耶路撒冷为什么又不能无限制地扩展呢？目前，耶路撒冷已占整个西岸地区的五分之一。

种族主义和宗教排外的最明显事实是，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后，以色列当局宣

(约旦)

称，不可在耶路撒冷西部——耶路撒冷西部远较空旷，已经被以色列侵占，并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而应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东部兴建工程或建立移民点，以便把巴勒斯坦居民包围起来，使他们日子难过。

第二，在拉马拉和比雷两个市镇，已在35,600杜努姆上建立了12个移民点，第三，在希布伦、在伯利恒和杰里科的116,000杜努姆土地上已建立了12个移民点。第四，在纳布卢斯，在图勒卡尔姆和杰宁的20,860杜努姆土地上已建立了14个移民点。这是以色列利库德政策的一部分，就是从耶路撒冷西部慢慢地扩展到东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仅剩的居住地区。稍后我将详细说明劳工联合集团和利库德集团的战略计划。

第五，在约旦河谷的80,700杜努姆土地上已建立了19个移民点。我在这里要附带说明，除了杰里科镇和几个邻近的象乌乌贾赫那样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村外，西岸的整个约旦河谷，从南到北，从贝桑到死海，都已有以色列殖民者占住。他们不但挖掘深水井，使现有的阿拉伯井干涸或变咸，并且不顾巴勒斯坦农民的利益，尽量抽水，在农闲季节充分开发这个肥沃的河谷。我国政府的数字显示，在阿拉伯耶路撒冷及其周围，以及西岸其余地区，以色列殖民者的人数已经超过90,000人。

我已尽可能做到花费诸位太多的宝贵时间来广泛和简短地讲述土地和人民。

不过，我觉得有责任使安理会知道我们在占领区的人民所受苦难的另一面，许多人相信，叙述这一方面的情况将大大地有助于说明以色列殖民化的一项最终目标。以色列侵略者不厌其烦地一再声言是为了安全理由，这简直是不值得给予答复，因为以色列计划者的一项首要目标是攫取总量达89,500万立方公尺的西岸水力资源。

鉴于一九七七年西岸的用水量不超过12,000立方公尺，——那是因为以色列控制巴勒斯坦的水井在现有的水井上装设计量器，破坏其他水井，并拒绝发给——以色列殖民者当然除外——掘井许可证，并使现有人口即使不逐渐减少，也不

会再增加——可以看到，西岸未被利用的水仍有大量剩余，可供灌溉家庭消耗和工业使用的水仍有 63,000 万至 75,000 万立方公尺。

按照以色列向一九七七年九月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沙漠化会议提出的数字，一九四八年以色列佔有的领土内各种来沅的水力资沅估计在一九七七年约有 165,000 万立方公尺。其中百分之三十六，也就是相当于 61,000 万立方公尺的水，来自巴勒斯坦的太巴列斯湖和亚尔孔河的河沅，水沅是叙利亚分水岭，约旦河及其支流。汇合后成为两条水道，贯穿该国中部向南流，然后再流到乃吉布，每年的水量是 29,000 万立方公尺。其余百分之六十四的水来自在山区、沿海地区挖掘的水井，和其他积聚的水。

由于大量移民和农工业的扩充，使以色列人口增加了许多倍，以色列化的巴勒斯坦供农工业和家庭使用的水的消耗量已从一九四八年的 42,600 万立方公尺增加到一九七七年的 160,000 万立方公尺。

因此，自一九七〇年代早期起，以色列已使用了一切可以获取的水沅。今年的用水量大约是 182,000 立方公尺。予期到一九八五年，用水量将到达 200,000 万至 210,000 万立方公尺。以色列当局予期缺少 40,000 万至 50,000 万立方公尺的水——假定农业方面的消耗量不变——所以很久以前就已决定大规模地攫取西岸的水资沅以及土地和人民，榨取巴勒斯坦人民的膏血和水沅，来满足自己的贪欲和扩张野心。

任何有理性的人，如果受骗而相信以色列总会自动放弃占领领土，那一定是因为不知道以色列的计划和意图，或者就干脆不愿理会，假装这种计划并不存在，而且也不敢正视这种计划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所将产生的影响。以色列人好象吸血鬼和兀鹰一样，还要啄食受害者的尸体。以色列人所要的决不是自己生活，也让别人生活。由于巴勒斯坦人坚强地拒绝消失，以色列占领当局就订出通盘战略来控制不被他们当作同类看待而当作必须予以扫除的障碍物。

我现在要解释移民点和殖民化政策的战略目标。

(约旦)

第一，目前有三个重要的移民点地带。第一个，也是最早建立的地带差不多占有西岸的整个约旦河谷，目的是切断西岸人口稠密的地区，使其不与东约旦的相邻领土有任何接触。巴勒斯坦人有时候也获准访问住在西岸的亲人，但这是在夺取了神圣的耶路撒冷及其神圣处所以后，实现有利可图的扩展旅游计划的一部分，目前在这方面每年为以色列带来的收入就将近十亿美元。农业品获准出口，是为了防止竞争，不使接受大量补助的以色列产品受到打击。约旦河谷地带的政治名称是“阿隆线”或计划，与之俱来的是铁丝网、电子设备和殖民化。

第二个地带目前包括九个农业和工业组合区，最大的一个是汉乌勒——阿赫马尔工业城，距离约旦河十英里。这些殖民地都在约旦裂谷的高地，从耶路撒冷——杰里科公路开始，同位于西岸北部与以色列相隔的停战线的第一个移民点地带相连接。新建了一条所谓阿隆计划公路，把高地的殖民地与约旦河谷的殖民地连结起来。装设了大水管，把来自艾因法拉水泉的水输送到山下的那些殖民地。直到一九四八年，我们的主要水源是巴勒斯坦平原的艾因角，当这个水源被切断时，耶路撒冷所需要的水都是由艾因法拉水泉供给的。

这两个地带的主要目标——除了殖民化和经济剥削外——是把巴勒斯坦人民从东南西北完全包围起来。

第三个殖民化地带，由目前的利库德政府加速实施，沿着西岸北部、中部和南部的整个一条西部高地建立一连串的殖民地。这个地带的目的是实现恐怖主义自由党针对西岸的战略目标，贝京——来自另外一洲的外国人——不断地把这些解放领土称为“大以色列”的一部分。

这个第三个地带把从前的以色列停战线推移到巴勒斯坦人口稠密的地区和腹地，其目的也是要把西岸人口稠密的地区划分为若干较小的地区。从四面八方包围巴勒斯坦人，就可以加以遏制了。

为了配合这个控制计划，几条公路支线已经完成或正在建造中，使一九四八年的以色列同这三个地带连接起来。一条公路连接雅法——耶路撒冷公路上的拉特

伦和距离耶路撒冷十五公里的卡兰迪亚，那里建立了有六十一种工业的综合区。另外一条公路在西岸的南区，已经开放，通往死海的路面有一半已铺了沥青。第三条公路叫做“萨马利亚横贯公路”，横贯西岸的北部区域，目前正在建造中。另一条公路支线是在更北的地方，目前仍在规划阶段。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贝京政府拨出大约4,000万美元，在第三个殖民地地带扩展和加快建造移民点，并装设电线、水管、下水道和电话线。

至于围绕我们的耶路撒冷圣城兴建高层大厦的住宅堡垒，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使耶路撒冷居民在心理上有一种住在圈禁地区——这早已存在——的感觉，希望这样可以使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向外移居，让以色列人清一色地占有整个圣城。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以色列政府联合集团批准了强迫所有外国使馆迁移到耶路撒冷的特别立法草案。我们相信没有一个使馆会遵从这项非法规定，其后果将是使许多国家在基本上重新评价其与那些违反联合国的庄严决议、遵从非法规定的国家的关系。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敲诈是没有止境的，他们也不会顾及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他们已经在这个东道国展开一项宣传运动，到五月还要加紧进行以实现他们的目的。

同时，他们亵渎哈拉姆谢里夫地区，特别是在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朝圣地方——地基的下面，向下深深地挖掘，使这个最神圣的伊斯兰教圣堂有倒塌的危险，而且挖掘仍在继续进行。

同样，希布伦的哈拉姆易卜拉希米圣堂，十四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伊斯兰教清真寺，从来没有一天是犹太教堂，但现在实际上却已被改变成一所犹太教堂。阿拉巴镇的殖民者和来自巴勒斯坦其他地方的以色列人，差不多每天都不分昼夜地冲入这个清真寺，骚扰朝拜的信徒，并用污秽的话向回教信徒和寺院的管理人叫骂。在过去两个月期间，犹太殖民者在占领当局的保护下，已开始加紧展开运动，要把这个历时十四个世纪的清真寺完全改变为犹太教堂，甚至剥夺回教徒——特别是在星期六——入内朝拜的权利。这个清真寺宽广的祈祷大殿早已被占领。伊斯兰

(约旦)

最高理事会的首长认为这种情况是无可容忍的，已经紧急呼吁采取行动。

一向邻接的西岸和阿拉伯耶路撒冷，被屠刀有系统地和残酷地切得粉碎，使其隔离。

我所说的仅限于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余地方的全盘殖民化。我们最近接到的报告显示，目前正在规划增建二十七个新移民点——唯一的阻碍是缺少人民和时间。沙朗将军的目标是使占领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口和以色列殖民者的人数相等。我已经讲过，金钱不成问题，都是从其他国家的纳税人和进行剥削得来的。

我的同事，叙利亚和埃及两国的大使比我更有资格向安理会叙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西奈和戈兰高地推行殖民化的情况。按照我国政府的数字，加沙地带和西奈有25个移民点，戈兰高地有27个移民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两个完善的巴勒斯坦问题研究中心，我的同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可以向安理会阐述巴勒斯坦全面殖民化的情况。

以色列一意推行这种可憎恶的侵略政策，反映出以色列侵略者把被占领领土及其居民都看成是剥削的对象，而不把他们当作人类——虽然暂时有困苦，但他们内在的和不容剥夺的价值还是应当受到尊重的。

即使环境和生态——上帝的伟大创造——也受到轻视和嘲弄，只有窃占土地的外来人才会这样做。

如果我向理事们指出——我相信各位已经读到过——以色列已经制订了一项要不得的计划，使地中海海水流经并淹没被占领的西岸地区，循着山势流向千百万人民视为神圣的约旦河，然后再注入死海，试问安理会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以色列人为了要生产电力，正在认真研究这种危害生态的罪行，把含有盐质的地中海水道和港口引向约旦河谷。

假如这样做，被占领的西岸广大地区会变成荒地，约旦河会变得盐分过多而不适合于人类使用和动植物生存，又死海的沿岸地区会泛滥成灾，使东岸的广大地区

(约旦)

淹没这样对他们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关系呢？看来似乎是荒诞或可说是巧夺天工的工程——但圣地及巴勒斯坦和约旦的人民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在向安理会简要叙述了以色列侵略的种种情况以后，如果还要谈自己生活、让别人也生活——只有双方中的一方也确实存在，共存才有可能——如果还要谈中东和中东以外地方的和平与安定，那岂不是笑话；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大会决议都将等同具文，毫无意义，至于其他神奇的和平办法，那就更不必说了。

神圣的耶路撒冷与千百万崇奉它为宗教和历史遗产的一个完整部分的人民是永远不会分离的；巴勒斯坦人民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祖先留传下来的乡土。维护最基本的正义、国际关系上的法治原则和严格遵行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其他联合国决议是确保区域以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唯一保证。

为了这些迫切理由，我国政府吁请安理会强烈一致地采取行动，迫使以色列停止攫取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土地，并停止迫害其人民。我们也要吁请安全理事会通知以色列，如果继续不遵行安全理事会决议，就将援用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拒不遵行决议的成员实施适当的制裁。

问题的关键是巴勒斯坦人民能否在他们自己的乡土生存，因而也就是能否在中东达成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曾经有一个时期许多国家对以色列的生存都非常关注。但是世界对于以色列的侵占领土和扩张也早就应该关注，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也应该关注。

我国代表团促请安全理事会同意采取三个都是同它自己的决议和庄严职责相符合、因而也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步骤。

第一，安全理事会应立即决定维持现状，以色列占领当局也应严格遵守，不再在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阿拉伯领土殖民和没收土地。这是对安全理事会是否真正关怀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的一项考验。应该委托秘书长经由设于耶路撒冷占领区内旧政府大厦的联合国办事处——人员可以酌增——经常监测和报导实际情况，

(约旦)

以确保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得到遵守。这只是制止流血的初步急救工作。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必须强调被占领领土没有“保护国”，而是完全受制于可以以为所欲为的占领当局。

第二，安全理事会应当决定，派遣一个从其成员中委派人选的三人或五人委员会实地调查情况，并至迟在五月一日或五月底就我们的指控是否真实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任何国家或国际法庭都不应当规避责任，至少要对为自己的生存和命运感到惊恐的当事方所提出的非常严重和真实的指控加以调查。

第三，如果安全理事会派遣的委员会证实了指控的真实性和实质内容，那就理所当然的，安全理事会应当行使宪章——包括第七章——所赋予它的权力，以确保其决定得到遵行。

我相信安全理事会总有一天会处理这个最足以令人惊恐的问题，但到那时情况将更加危急。也许现在就处理比以后危急的时候再处理要好得多。我们毕竟都是在寻求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而且，安理会的职责不是全面和彻底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以及其他联合国决议吗？前一项决议是在十一年以前通过的，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是否可以假定，有一个目不能见的全能主宰——现在已一天比一天明显——执掌比联合国最高执行机构的集体权力和意志还要强大的力量？

让我把仅在两天前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夜晚新闻中听到的一项报导转告安理会也许可以帮助了解这一方面的情况。贝京先生在纽约向美国主要犹太社团的领导人演讲，听众共有2,000人。他说，他在华盛顿逗留四天，看到美国犹太社区拥有的强大力量，连他本人都觉得惊奇。可是他接着说：“在时机到达时，诸位应毫不犹豫地使用那种影响力。”

我必须说，对于这样公然无忌地大放厥词，我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我认为这真是颠倒是非。一个外国的总理竟然唆使美国公民越过这个超级强国的首

(约旦)

长，并压制其合法执行职务的决策人员，或是即使不是超级强国，那就压制任何外国政府的决策人员，只要那个国家完全遵照北京的意志行事。

如果象比利·卡特那样的普通美国公民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各种机构、包括大陪审团、的骚扰，那末一个无权干予其他国家的事务的旁观者、外国观察家——我甚至可以自称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否可以问：为什么那些调查机构又不去调查美国人民中比较少数的一部分人显然拥有的——就如北京先生在华盛顿所夸耀的——那种巨大而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由此透露的真相可能会令人大为震惊。这种情况是不是完全无害的、合法的并完全符合国家的现行法律？是不是有人凌驾法律之上不必遵守法律？是不是北京先生自以为在这个伟大国家里享有历史性的治外法权，就如他一直自称在小小的西岸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拥有治外法权那样？

我相信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民正在急切地等待着这个独一无二的谜底的揭晓。

顺便可以一提的是，就在昨天下午我接到一封信的副本，写这封信的人似乎是正在等待上述的谜底揭晓的千百万人之一。这封信是一个巴勒斯坦血统的美国公民写给美国总统的。请安理会容许我把它宣读：

“总统先生：

“我们在信后署名的人向国务卿呼吁将近一年了，实际上仍然不见任何行动，因此现在直接向你呼吁，向你的判断力和人权信念呼吁。我们的事略述如下：

“我们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贝特斯法法有一栋住房，周围有一小块地，不过四、五英亩大小。住在那里的有我们七十多岁的母亲，一个兄弟两夫妇和五个小孩。那房地产属于我们大家所有。现在以色列当局要没收其一部分，随后还要全部没收，改为犹太儿童游乐场。虽然在那附近还有空地闲置。我们曾写信详细地说明情况，并附上地图和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律师的信件副本，寄给美国国务院，第6247室，约克·科维先生。他在几个月前曾同我们联系过，但是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答复或表示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家人遭到苦难，生存受到威胁，我们发出求助呼吁，但却似石沉大海。十分明显，一切福音似的人权演说都只是

(约旦)

空话。然而，当一个苏联犹太人叫苦的时候，全体美国国会议员，所有的新闻报刊、电视网及其附属电台都连成一气，争先恐后地出来替他说话。真是令人惊异！但是，象我们这样祖籍巴勒斯坦的美国公民，要求注意以色列对我们母亲和兄弟的不正义、迫害和威胁的时候，得到的答复却是美国政府不能干涉以色列的内政。那没收的土地怎么办？我们的亲人怎么办？难道说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就激不起你们的正义感吗？

“总统先生，对不起得很，参众两院这批天之骄子竞选的时候，我们即使有千百万元也不会捐给他们，因为我们是敬畏上帝的。我们毫不怀疑会有最后审判的一天，每个人都要为他的一言一行负责。我们所求于你的，只是帮助我们主持正义，因为你是我们的领袖。只有你一个人提出了这个独特的人权政纲。你和你手下的人员应当负责执行。既然是基于公理和正义的原则，就应该无所畏惧地加以执行。

“古往今来，全能的主总是救助受压迫的人。犹太民族的历史就是明证。上帝保佑，我们毫不怀疑巴勒斯坦人也会有出头的一天。

“以色列继续不断蔑视人道法则、没收土地、压迫阿拉伯人民，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每年给它几十亿美元的援助。以色列不但不感激，反而出于其特有的理由，一贯傲慢狂妄。十分清楚，犹太游说团在华盛顿有极大的影响力，以致于批评以色列的政策就等于触怒上帝。事实上，看来好象以色列比上帝更可怕。

“总统先生，我们衷心向你呼吁，希望你本着对人类同胞的热爱，帮助我们在耶路撒冷贝特斯法法的母亲和兄弟，希望你的行动能使被压迫的人对美好的将来抱有希望。”（S/13149，附件四）

主席：谢谢约旦代表对我本人和我的国家所说的一番好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表示祝贺。

今天我们处于中东和平谈判的一个敏感阶段。以色列已经明白表示它积极支持和平努力。去年九月，大卫营协议制订了一个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为基础的和平纲要，其后又在和平方面取得显著的进展，说明纲要所载的原则是建设性和健全的，这个纲要比我们区域过去三十年来任何和平努力都更有成果。

约旦拒绝参加和平谈判的邀请。它反倒同和平的敌人结盟。约旦去年十一月出席了巴格达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并赞同首脑会议的好战声明和企图。自此以后，它尽力表明忠于所谓反对和谈的阿拉伯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主张。

这是约旦要求进行今天这次辩论的理由。几个星期以来，约旦报刊、电台和电视大肆宣传约旦政府的意图。即使极为粗略地听取了它的新闻报道也可发现约旦毫不隐瞒它希望进行一次给中东和平倡议带来困难的辩论。约旦突然声称迫切需要在本星期举行辩论，其理由是它深知意义重大的会谈即将在中东举行。安理会在美国总统低达耶路撒冷前夕被迫举行会议并不是什么巧合。

约旦的意图只可能被认为是对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努力的破坏——完全违反指导本安理会履行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宗旨所规定任务的意愿。

无疑有些人认识到目前这个时刻对和平程序的重要性，但仍然感觉到难于抗拒利用参加这次辩论来捞取某种政治利益的诱惑。这种做法于事无补，因而只能令人感到遗憾。

约旦的倡议损害和阻挠了国际和平事业。约旦代表刚才恶毒谩骂式的发言——为了对他保持礼貌，我只称之为错误的发言——只能证实早已明显的事实，那就是约旦倡议的真正意图就在此。以色列不会帮助约旦的阴谋得逞。

安理会应当有能力摆脱任何人的操纵，以便使当前的和平程序——一切事端获得适当的解决——取得成果。

(以色列)

以色列会密切注意安理会的审议。它保留参加审议的权利，并且在这次不合时宜的辩论中较为适当的时候再来说明它的立场。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约旦河两岸的希伯来人家园是一个历史和地理整体。”“分割家园是非法的行为，对犹太人民没有约束力。”“这一代人的任务是把两个被分割的家园统一起来并建立犹太人的主权。”

以上就是梅纳希姆·贝京——现任以色列总理——为首的自由运动主要领导人的言论，这足以证明安理会在这一系列会议中所要对付的邪恶力量。

主席先生，我要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向你表示感谢，并且通过你向投票赞成邀请我们参加安理会会议的成员国表示感谢。阁下是一位坚定反对一切形式种族主义，特别是反对种族隔离的斗士，我要向你诚挚表示：我们希望安理会能在你的领导下作出决定并找到结束长期非法占领和接踵而来的苦难的办法；设法结束剥夺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情况，这种情况只能引起合法反抗，包括武装反抗；设法结束流血和爆炸性局势，这种局势不仅威胁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市镇乡村的和平与安全并且还威胁到中东和整个世界。是的，安全理事会正在处理一个极具爆炸性的局势。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的占领军已经走上消灭巴勒斯坦人家园巴勒斯坦人的途径——那几乎就是种族灭绝。让我首先说明，现在发生的一切正是犹太复国主义创立人西奥多·赫兹尔梦想——对我们来说是一切恶梦——的实现。他在他的学说中预言把巴勒斯坦人“静静地驱逐”。因此，安理会今天要审议的对象正好就是种族主义犹太复国意识形态、政策和习惯做法的精髓。

我不打算回顾联合国、联合国各组织和机构由于以色列推行其一贯政策和习惯做法并完全不顾和蔑视联合国而经历的一切。安理会曾经多次审议这个局势。

一九七六年三月安理会审议一项决议草案，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1. 惋惜以色列还没有停止妄图改变耶路撒冷市的地位的行动和政策，也没有取消为达到这项意图而业已采取的措施；

“2. 要求以色列在迅速终止其占领以前，不再采取一切对被占领领土居民不利的措施；

“3. 要求以色列尊重和维护在它占领下的圣地的不可侵犯，不再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没收或侵占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财产，或在其上面建立以色列人的殖民点；不再采取目的在于改变耶路撒冷市的合法地位的一切其他行动和政策，并取消为达到上述目的而业已采取的措施；……（S/12022）。

安理事主席在审议和表决后说：

“表决的结果如下：十四票赞成，一票反对。决议草案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因此没有通过。”（S/PV. 1899, 第33页）。

显然，投反对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这肯定鼓励以色列去继续执行它的政策和习惯做法。安理会于一九七六年五月继续开会审议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但没有通过决议。

由于以色列的顽固政策和习惯做法，安理会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再度开会审议同一问题。安理会内进行的协商表明美国继续站在非法占领势力的一边。因此，安理会没有通过决议，但授权主席发表下列声明：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埃及提出请求之后，安理会自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日举行四次会议，审议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也参与会议。安理会主席经与各理事国协商后，声明安理会已同意下列各点：

“(1) 安理会对于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所造成的被占领领土内目前严重的局势，表示深切的焦虑和关怀；

(巴解组织)

- “(2) 重申安理会要求以色列政府确保领土内居民的平安、福利和安全，并提供便利，使战争发生以来逃离该区的居民回到故乡；
- “(3) 安理会重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适用于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因此，再度要求占领国严格遵守该公约各项规定，并避免采取任何违反此种规定的措施。在这方面，对以色列在所占阿拉伯领土改变了人口组成性质或地理性质，特别建立了殖民点等措施，深感痛惜。这些措施在法律上既是无效，并且不得影响谋求建立和平的结果，构成了对和平的障碍；……” (S/PV. 1969, 第 13 页)。

我只想宣读安理会主席声明中的上述部分。

美国代表在该次会议上发言如下：

“美国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一起提出了你所宣读的共同意见声明，因为我们相信该项声明肯定了关于被占领领土的好几项重要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被占领领土的目前情况。占领国根据该项公约和国际法有权利也有义务。第二，我们一向支持而且还要继续支持一项原则，那就是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士应获准返回他们战时居住的地方。最后，我们欢迎该声明中对圣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所表示的关怀，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特别敏感而重要的事项。” (S/PV. 1969, 第 14 页)。

我仍然不明白美国代表为什么不能投票支持一项载有同样内容的决议，当然，我没有资格来判断一个主权国家——崇高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的行动。

就这样，美国的态度鼓励了以色列的死硬派——最死硬的鹰派；我从来不知道犹太复国运动中有什么鸽派。这种鼓励在一定程度上从以色列的选举反映出来，这次选举使梅纳希姆·贝京和他的法西斯党徒掌了权。

显然，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否决权的专制作用已经使安全理事会变得毫无能力。

(巴解组织)

虽然美国充分同意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的意见，但却未能投勇敢的一票，从而也未能维护美国的道义和传统。

随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决定作为紧急事项优先审议下列项目：

“以色列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一九四九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和联合国各项决议，最近在阿拉伯被占领领土采取意图改变这些领土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的非法措施，并对达成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横加阻挠。”

大会以一三一票绝大多数赞成、一票反对（以色列的票）的结果通过一项决议，其中部分案文如下：

“确定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所采一切这种措施和行动都没有法律效力，而且严重地阻挠了达成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

“要求以色列严格遵守依照国际法原则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的各项规定所负的国际义务。”（大会第32/5号决议）。

美利坚合众国对于一件国际社会已经以为非法的事情自然无法决定美国政府法学家和政治家是否也认为非法。美国只好弃权——又是一次鼓励以色列的姿态。

我不想在安理会上引述一长系列大会关于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措施的决议。调查以色列措施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已经把真相说得很清楚。以色列一再拒绝准许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成员进入占领领土。

就好象联合国的报道还不够充分那样，各个国际和国家组织纷纷试图找出真相。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项深入研究是一篇著名的论文。国际大赦会的几份报告也为人们所熟知。一九七七年六、七月间，瑞士人权联盟访问了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取得了关于占领领土内居民的具体情况。瑞士代表团报告说，以色

(巴解组织)

列监狱所使用的酷刑形式繁多，其中包括：用香烟头灼身；用棍棒拷打；用瓶子或其他物体塞进直肠或阴道；拔去指甲；强迫人爬在地上舐食。所有这些都是瑞士人权联盟报告中说的。

一九七八年二月，美国全国律师协会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谴责

“以色列对西岸和加沙的非法占领，并采取侵犯当地巴勒斯坦人民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行动。其中包括：

“以色列公民在西岸和加沙建立移民点；

“警察、军事和情报当局无数次用酷刑审讯被拘留者”——律师协会对此拥有确实的证据；

“由于某些个人的行动而摧毁许多人的房舍并采取其他形式的集体惩罚；

“把无数西岸和加沙的被拘留居民递解出境；

“长期拘禁犯人而不提出控诉；

“监狱内犯人拥挤不堪；

“不使亲属团聚。”

一九七七年七月律师协会派了一个访问团前往中东地区。这个访问团由十人组成，审查了以色列军事占领地区内生活的巴勒斯坦人的情况。访问团其后编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载有九名成员的结论。我要说明的是，访问团由典型的美国公民组成，其中一些人信仰犹太教，一些人是阿拉伯裔美国人，还有一些其他人士。报告关于非法以色列移民点问题的意见如下：

“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建立移民点的行动违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第四十九条第(6)款。虽然有必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移民点政策。但最后必须根据以色列领导人一再重复建立移民点的目的是要奠定以色列新边界的主张来评价和谴责以色列的这个政策。以色列违反公约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而吞并东耶路撒冷的行动，反映了以色列的野心……”

(巴解组织)

“以外，移民点构成和平的严重障碍，因为巴勒斯坦人把这些移民点认为是以色列建立永久性体制的尝试。”

一九六九年以色列军队没收了加沙地区南部一万贝督因人二十五万英亩的土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八年后，以色列《每日卫报》描述加沙地区的贝督因人的处境如下：

“亚米特以北的布督因家庭被驱逐。他们被迫把自己的帐棚拆迁到邻近海边的棕榈林去。推土机铲除了布督因的种植园，并且把水井堵塞……布督因人被赶出原有的居留地，并用栅栏围困起来……”——一种集中营——“当局似乎打算把布督因人集中在海滩以便稍后更易把他们驱逐出境……”——也就是把他们驱逐出海。

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地方机构问题，美国全国律师协会的报告说：

“以色列限制西岸和加沙地带政府、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机构的行为反映了以色列压制居民自治的政策。这种政策同上述以色列吞并西岸和加沙的意图是一致的。而且，这种政策超越了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占领国权力。该公约规定，除了安全考虑外不得干涉当地的机构。”

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公开实施军事管制。外国统治和镇压引起被压迫人民的反抗。这些被压迫人民正在行使反抗的不可剥夺权利——包括武装反抗的权利。以色列当局在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仍然执行一九四五年九月英国委任统治期间首先实施的一系列称为国防（紧急）条例的法律。多夫·优素福是一位巴勒斯坦犹太律师，后来担任以色列政府的部长职务。他说：

“就安全条例而言，问题是：我们是否全都要忍受官方的恐怖主义？”

雅谷·希姆肖恩·夏皮拉是另一位后来成为以色列司法部长的巴勒斯坦犹太律师，他说：

“根据国防条例建立的巴勒斯坦政权是文明国家前所未有的。甚至纳粹德国也没有这种法律……我们有责任告诉全世界，巴勒斯坦政府的国防条例破坏了司法的根本基础”。

(巴解组织)

不错，我们巴勒斯坦人有责任告诉全世界，特别是安理会，以色列直到一九六六年一直对一九四八年以来所占领的领土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应用(紧急)防卫条例，一九六七年的侵略战后，它很快地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其他领土—西岸和加沙—实施那些条例。

我不打算引述一切暴行。我只要引述《纽约时报》安东尼·刘易斯报导的以下情形就够了：

“西岸每家每户都有关于占领当局的蛮横行为的经历：医生在医院门前遭到士兵的侮辱；学生未经指控被扣押，时间长短正好使他们不能参加考试，损失一个学年；律师不经解释就被禁止公布法官判决的逐字记录。以色列说为了安全理由，他们必须坚决行动……

“……

“西岸的一些巴勒斯坦人认为这种充满摩擦和曲辱的占领，实际上是为了使他们其中的聪明敏感人士想要离开—以便以色列可以永远控制该领土”。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A版23页)

我认为安东尼·刘易斯正确地指出了问题。

甚至美国国务院都承认以色列侵犯了人权。一位美国外交官勇敢地公开谴责以色列侵犯人权。美国国务院想要封住她的嘴巴—另一个明目张胆侵犯人权的事例—为什么想说出实情？

如果我把美国政府的态度说成是对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种鼓励，使他们能够进行他们顽固的政策，继续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延长他们的非法占领，剥夺差不多400万巴勒斯坦人不容剥夺的权利，这是因为美国政府承认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从美国联邦经费中付给了以色列超出1,281,500万美元以上。自然，美国有自由随便怎样花费纳税人的钱。但当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面临严重财政危机之时，美国政府却要求其他方面应

(巴解组织)

付出与其所谓捐助同等数额的款项。当遭受侵略的受害者需要帮助，消除他们所遭受的不平，重新获得他们的权利之时，美国的经费却已“用光了”。

但是，让我们审查一下美国给予以色列的所谓援助的模式吧。自一九七二年——如果我没弄错——提出“移民援助”这个项目后，将近130亿美元中，17,750万美元是用来帮助安置移民——一批批的新的入侵者，他们在一九六七年以来被占领领土上殖民。拨给题为“住房保障援助”的另一项目的款额是17,500万美元——其中15,000万美元肯定是在一九七二年以后给予的。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笔钱不大，但是当差不多80亿美元作为“外国军事买卖贷款”赠予时实际可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叫做贷款，但是实际上那些贷款约有百分之五十是“无需偿还的”。那80亿美元是在大部分以赠予方式给予的标明“安全支助援助”的30亿万美元之外另外加给的。

美国政府正在津贴非法占领并且“喂养”它。美国政府正在制造我们面临的爆炸性局势。美国政府同应负其责；它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伙伴。

约旦代表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者对阿拉伯领土的蚕食扩张主义和吞并的全面详尽报告。为此目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从其在纽约的办事处筹措了85,000万以色列镑以强固移民点，其中百分之十五指定用于强固在亚米特的非法移民点。难道我们回想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或入侵波兰是由于“安全理由”？我要用些视觉材料方便安理会成员的工作。

在这幅地图上，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西岸，你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那些黑点。有时候我喜欢幽默一下：这些黑点不是美人斑，而是叫做“移民点”的地雷。它们是和平道路上的地雷。他们是美国特别以他们给予以色列的数十亿美元所提供的地雷，以便阻碍这个地区的和平努力。从这些黑点看不出什么，但是让我们看看这些殖民地的真正模式。你们可以看到地图上的这个褐色地带，联接西岸的北边和西岸的南边。它是马其诺防线，或是齐格菲防线，或者随你要叫它作什么。

(巴解组织)

主要的目的是防止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其他阿拉伯世界的联系，为了进一步加强这条地带，阿隆政府—我们的约旦同仁已详细告诉了我们阿隆计划是什么—设置了另一条地带，在那里，绿色的那条。

令人实在感到悲伤的是，在地图上的那些橘色点不是雅法的橘子。不是的，它们是高高的起步板，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耶路撒冷四周建造的堡垒，用以扼杀耶路撒冷，使它与巴勒斯坦其他领土孤立。这些高高的起步板和这两条地带好象还不够，现在当然正高谈和平的梅纳希姆·贝京的政府—昨天我看到在开罗的一块牌示“peace”这字写成“piece”，我确信他们确实想要把巴勒斯坦粉碎—又制造了这条兰色地带。这条兰色地带将尽量减少这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它将防止巴勒斯坦人从地图上这里居住地区即令向西稍稍移动一点，最后以扩大其纯粹的犹太帝国。很抱歉，我不得不用这种字眼，因为我讨论的是一个种族主义的思想意识。一直到海边，这里将是纯粹犹太人的地区。这里将是这些移民点和一些最后能生存下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混杂的地区。

除了这一切，他们建筑了你们在地图上看到的把领土从海岸线联接约旦河的公路。

还有一些事更使人惊恐。这幅地图告诉你现在它是什么样子。约旦河流域的水资沅已全部被征用了。仅仅几天前，在努韦马营地—一个难民营—以色列人授权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控制在努韦马和艾因苏丹的水资沅，20万以上巴勒斯坦人居住着的杰里科平原就将完全没有水。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扼杀的过程。让巴勒斯坦人渴死。

你们看地图上的这些黑色方块。这些黑色方块是深井，比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原有的井深。把井掘得深些，比较浅的阿拉伯人的井就会干枯成苦水了。

这些事情我认为应该提请你们注意，以帮助我们审议工作并且正确地说明在以色列统治下巴勒斯坦人所谓的前途是什么。

(巴解组织)

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政策和作法一贯就是全然不理睬联合国的原则和决议。

前面已经说过，领土扩张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人口组成原则冲突。纳粹主义是根据清除犹太人的原则；犹太复国主义是根据犹太帝国或犹太国的原则。不管是纳粹主义或是犹太复国主义，两者都是种族的排外主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大会确定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及一九六七年以后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上所采取的措施一概没有法律效力。它并要求以色列严格遵守依照各项《日内瓦公约》它所应负的国际义务。同年同月，埃及萨达特总统访问了被占领的耶路撒冷，世界为之倍受创伤，到现在还没有复原，而以色列的占领军的继续其进行吞并领土盘踞其间的计划。

贝京不采以色列官员凯尼格提议的达成巴勒斯坦人的“最后解决”的计划—即以制造移民或“逐渐减少”或“迅速带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解决办法—而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设计了另一项计划。

依照后来成为戴维营谈判的一部分的该项计划，人民的命运与土地的命运分开：人民将有某种程度的“自治”，但以色列将继续有效地控制土地。对西岸和加沙的军事占领将确保继续不断。主权问题在技术上将“暂时搁置起来”，但以色列同时可以重申其领土主张，保留其在关于领土前途的预定谈判中再宣称这种主张的“权利”，并且随时准备在那些谈判中否决任何对抗的领土主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可能获准加入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这种吓人的可能性将被驱除，对不友善人民的日常生活维持直接军事统治的负担和费用也将减少。

人们怀抱错误的希望，以为通过双边谈判就可以实现和平。这种希望在戴维营会谈后立即消失了。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戴扬发表一项声明说：

“……比如说，约旦要求我们拆除移民点或将耶路撒冷一分为二或将耶路撒冷东部交给它统治，如果以色列不答应，它就不这样作……两种可能就会发

巴（巴解组织）

生：不是约旦同意放弃这种要求，就是我们不与它签订和平协定。如果我们不与它签订和平协定，目前这种局势就将继续下去……

“如果我们举行谈判，但未达成新的协定，目前的局势就仍然有效……

“可以想象得到，在谈判期间，阿拉伯人将会提出那种我们不准备接受的提议或要求。如果我们不接受，就不会有协议。如果没有协议，局势就依然是现在这个样子……

“（在戴维营）所获致的协议是不会有有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如果他们提议任何阿拉伯主权，我们已说明以色列要求对那些领土拥有充分的主权。但是让我们假设我们要求这样，他们要求那样，我们没有达成协议，那么，目前的局势仍然继续。”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贝京明告以色列议会：

“我们明白说过，在五年过渡时期之后，当主权问题要作出决定时，我们将坚持对朱迪亚、萨马利亚和加沙的主权。如果在出现相反的领土主张情况下达成协议，那非常之好。如果没有达成协议，那结果是以色列安全所系的自治安排将继续有效。”

这就是我们在与之打交道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心态。

以色列政府要一个部门间委员会研究戴维营所涉及的问题。根据二月十二日《犹太电讯社》所发表的兰图：

“……以色列军事政府将继续留在西岸和加沙，并且将是自治当局权力的合法根据。军事政府将保持对‘国有土地’人的控制，‘国有土地’包括……西岸和加沙地带加起来的面积的五分之一，并且也控制那些领土的水沅。军事政府和以色列情报局将继续负责内部安全工作。自治委员会不得印制钞票、发给护照或征收关税，但将受权征收地方所得税。

“兰图并坚决建议若干基本因素不能谈判。这些因素包括自治权力只适

(巴解组织)

用于阿拉伯人，不适用于在被占领领土上的犹太移民，犹太殖民点的活动将继续受以色列监督等。它明定不准自治当局从事任何可导致形成巴勒斯坦国的活动。”

兰图泄漏出来的部分并建议军队撤回戴维营所要求的指定地区，但是训练活动将按军队的需要在西岸各地继续进行，军事政府的办事处将依照戴维营规定自其目前的地点撤出，但军事政府将继续其全面性的存在，并且将在自治地点以外的所有地区象以前一样地执行任务。

我只是想要让安理会知道这项“和平进程”是什么意思。

对我们而言，这项过程是以扼杀来消灭的过程。

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军国主义者攻击了阿拉伯邻国并占领了阿拉伯领土—除了占领了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其余地方外。安全理事会开了会，大会也召开了特别会议；通过了一些决议，其中包括安全理事会第237(1967)号决议。实际上，该项决议很少被人提到；没有人知道第237(1967)号决议命运如何或者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因为该项决议是关于巴勒斯坦人及其他阿拉伯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的？

但是，大会在其第3236(XXIX)号决议中阐明并确定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受外来干涉的自决权利；取得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重返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和产业的权力。

大会并且核可了一项关于中东的全面公正和平的方案。方案见大会第3375(XXX)号决议。

大会第33/28号决议甚至更进一步宣布其关于“幕后”企图取消巴勒斯坦问题，侵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声明。大会在该项决议中：

“宣布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协定只有在联合国及其《宪章》和决议的范围内，以巴勒斯坦人民充分实现和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为基础，包括返回其家园并在巴勒斯坦实现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并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才能生效。”

(巴解组织)

大会赞同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特别委员会的各项建议。

不结盟运动在其所有各级会议上，再三强调全面和平的先决条件。它们是：第一，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冲突的核心；第二，巴勒斯坦人民应当能够在巴勒斯坦自由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重返家园、自决和建立巴勒斯坦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利；第三，以色列应无条件地将其所有军队至少撤出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所占领的一切领土。

不得以武力获取领土不仅是一项原则，并且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鉴于中东局势的严重恶化，三月七日，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发表了一项声明，重申各国外长在《贝尔格莱德宣言》所表示的信念。

最后，我们真诚地深信，安全理事会只要一天不触及问题的核心并加以解决，它就一天无法摆脱这种枝节问题的审议。以色列和其支持者——美国政府——将继续以轻蔑的嘲笑漠视态度对待安理会和联合国。《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权力，对付那些蔑视它的国家。补救的方法就在那里。安理会要开方治病吗？它要开方实现长期渴望的全面公正和平吗？或者，美国的否决权再次使它失去效力，从而延长目前的危机状态，延长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

我的人民决心反抗一切要消灭他们的企图。我们决心确保并保障我们的生存。我们为此目的将采取一切合法的方式，包括武装斗争。我们衷心希望安理会帮助我们消除造成我们困境的原因。主席先生，你和安理会有权力执行《宪章》的规定，迫使以色列占领军立即完全撤出一切被占领领土，并使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家园巴勒斯坦自由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

主席：谢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对我说的客气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及代表。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我国代表团也要象我之前的发言者一样，对你担当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职务向你致以热烈的祝贺。我们确实希望安理会在你明智干练的领导之下并由于你长久杰出的外交经验，将再次表明坚持其《宪章》规定的责任，迎接挑战，从而向世界证明，尽管以前有种种缺点，它仍然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护卫者。

我要向科威特代表阿卜达拉·比沙拉大使致以我国代表团衷心的感谢。上个月他在严重的危机期间令人钦佩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他真诚有力地力求就东南亚的冲突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决议，但是无法达成，正如他在结语里所说的，那是企图做一项办不到的事。

今天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局势。约旦代表已清楚详尽地说明了以色列政策对耶路撒冷和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各方面的严重性，他提出了事实和数字。他很有根据地描述出一幅悲惨的景象，然而这只不过是正确反映了被剥夺固有权利的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困境。

实际上，今天安理会审议的问题超越了一切人为的地理和政治界线。安理会的行动、审议或无所行动不仅将深深地影响到整个一个民族，并且也将深深地影响到几大洲亿万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深厚的宗教感情和精神遗产。联合国的若干机构已探讨过讨论中的项目的各方面。大会通过了无数关于殖民点、人权和各项国际公约在被占领领土的适用问题的决议。同样的，安理会一开始就探讨过这些问题，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第237号决议起，当时它要求以色列政府确保军事行动地区居民的平安、福利和安全，并对自战事发生以来逃离那些地区的居民重返故居给予方便。安理会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第248号决议中再次要求以色列行止违背第237(1967)号决议的行动和活动，一九六八年九月第259号决议又重复了这项要求。关于耶路撒冷，安理会非常明确坚定。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二

(埃及)

十一日第 252 号决议中，安理会对以色列不遵守大会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表示惋惜，并认为以色列所采取的一切立法与行政措施及行动，包括为了改变耶路撒冷的法律地位而没收土地和财产在内，概属无效并且不能改变此种地位。安理会也迫切要求以色列取消所有这类措施，并且立即停止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其他任何行动。实际上，安理会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第 267 号决议中甚至更进一步“严词谴责为改变耶路撒冷市的地位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在一九六九年第 271 号决议中谴责以色列没有遵守过去的决议。所有这些决议和谴责都遭充耳不闻。因此安理会再次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第 298 号决议中明确毫不含糊地警告了以色列。

很明白地，安理会绝不会含糊地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意志。安理会通过了各项决议，有时候是全体一致没有一张反对票的方式通过的，这些决议确认耶路撒冷独特的法律和精神特性，迫切要求以色列停止这一切措施和行动；安理会并且宣布以色列的一切措施完全无效，它们不能改变圣城的司法政治和人口情况。这些决议全被置之不理。具有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机关的份量和权威的各项决议从未获执行。甚至更惊人的是安理会居然默认以色列不遵守其一长列重复性的决议，这直接影响到安理会的权威，并严重破坏其信用。

这是一个很长的令人感到悲哀的违抗不遵守记录。以色列不理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不改变其政策，是很令人遗憾的。以色列继续建立更多的殖民点，没收更多的土地，任意拘留更多的居民，继续侵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权利，以妄图改变现况。埃及两次在安理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第二次是在同年十月。促使埃及要求召开安理会的原因，是为了提醒本机构和整个国际社会这个地区的局势正在恶化中，希望能够执行适当措施来纠正这种不正义的情形。经过冗长的辩论后，——我得承认安理会所有成员国和联合国很多其他会员国都在辩论中表现出真正的关心——安理会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以主席代表其成员作出声明方式达成一致决定。在声明中，安理会对于阿拉伯被占领领土由于以色列的继续占领造成的严重局势表示十分焦虑和关切。安理会成员国再次强

(埃及)

调先前各项决议所通过的规定，并且对于以色列未尊重这些决议表示惋惜。

埃及的努力并不限于安全理事会，它还促请了大会以及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有关机关纠正被占领领土的严重而且日益恶化的局势。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期间，埃及要求将关于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违反一九四九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以色列的国际义务以及违反联合国各项决议在阿拉伯被占领领土采取意图改变这些领土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的非法措施的项目列入议程。大会对埃及的要求所作的答复非常令人满意。大会通过了第32/5号决议，并在上届会议期间再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该项决议。大会决定以色列于一九六七年以来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内所采一切这种措施和行动都没有法律效力，并且要求以色列严格遵守其国际义务。

关于这个问题，埃及也继续其在其他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内的努力。埃及外交部长上个月刚给人权委员会主席一封迫切的信，提请委员会注意最近发表的以色列监狱内对拘禁的阿拉伯人施以酷刑的报告。委员会给以色列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委员会还通过三项决议，谴责以色列在阿拉伯被占领领土的政策和措施。

尽管安全理事会、大会和其他有关机构通过了一连串的决议，被占领领土的局势仍然迅速恶化。以色列当局每天有系统地执行计划周密的甚至大肆宣传的计谋，建立新的殖民点，扩大现有的殖民点，没收土地，拆毁房屋，驱逐居民，使他们无家可归。如果我们把国际法原则应用到以色列的那些措施上，我们就会发现国际法十分明确，以色列这些行动无可置疑的是非法的。

所有文明国家所普遍接受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都严格禁止没收财产，拆毁房屋，迁移人口。这里或可回顾《海牙条例》和《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若干规定。《海牙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

“占据国于占据地内属于敌国国家之公共院宇、不动产、森林、农垦，只可自视为管理者及有用益权者。此等产业应加保护并必须按照用益权之规则管理之。”

(埃及)

现在再看《第四项日内瓦公约》，我们发现以色列虽然是公约的一个缔约国，并且大会在多项决议中都确认日内瓦公约适用于阿拉伯被占领领土，但是以色列政府拒绝遵守公约规定。 公约第四十九条除其他事项外规定：

“占领国不得将其本国平民之一部分驱逐或移送至其所占领之领土”。

埃及对于耶路撒冷以及关于以色列在阿拉伯被占领领土上建立殖民点的立场是有案可查的。 我不需就这个问题多加说明。 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全世界完全一致反对以色列的这种作法。

被占的阿拉伯领土的情况日渐恶化；紧张状态迅速上升，整个区域充满危险，充满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深远不祥影响。 埃及再次要求安理会负起责任坚决采取行动。 埃及充分认识到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不论是在西奈、戈兰高地、西岸或加沙——的不公和苦难都出自一个来源：以色列的占领。 埃及的最终目标是依照国际法律和正义原则，并且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决议的宗旨和原则，迅速紧急地结束这种占领。 埃及决心致力于实现公正、持久、全面的和平。 正象萨达特总统昨天才又重申的，埃及决心致力于，

“使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实现他们的民族权利并重获自由。”

萨达特总统昨天还说：

“埃及决心在合法和法律规则的坚固基础上建立和平。”

埃及不存幻想，完全认识到和平之道绝非易事。这条路是漫长迂回艰难并且很多时候会很令人感到灰心的。

然而，我们并不气馁。 埃及在开始和平途径时充分认识到发动和平比发动战争更加困难。 怀疑埃及的政策是否真诚，不会促进和平事业，也不会使人民或领土摆脱被占领的桎梏。 我们地区过去的经验是这个事实的正确性的最佳明证。

最后，我要再次重申：埃及政策的基础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结束以色列对所有阿拉伯领土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的占领，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所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从而实现中东全面公正的和平。 远见和勇气都是需要的，并且需要运用和支持每一项真诚的努力，以便世界上这个重要而敏感的地区获得公正的和平，区域的人民能将他们的精力和资沅用于进步、发展和繁荣。 现在是安理会所代表的世界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迅速实现这项崇高目标的时候了。

主席：谢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客气的话。

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是黎巴嫩代表。 现在我请他在议席就坐发言。

图埃尼先生（黎巴嫩）：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谢谢你让我发言，并且要同许多人一样，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尼日利亚和我国有很多关系。我们深信，这个月在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难题时，你的指导对我们大家是非常宝贵的。

现在让我就议程项目发言。

这块土地也可能发生一场大浩劫。是的，一场大浩劫。我们必须用这一字眼，因为人家还是用“朱迪安和萨马里亚”这些词来谈论问题。将圣地特别是可爱的耶路撒冷夷平，如果不是一场大浩劫，又是什么呢？

我们的约旦同事已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使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的确，对于他在这场辩论中所提出的东西，对于各个方面，特别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提请安理会注意的事项，我都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或数字可作为补充。

我们知道这场辩论将会拖得很长，很沉闷，而且可能会有很多的互相责骂。但是下面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安全理事会这个争取和平的最高机构来拯救这块土地和人民？由于在我们的辩论期间，国际上也刚好——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事实——正在作出广泛的努力，对现在所谓的中东问题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因此，上述这个问题当然也就特别重要了。

我们坚决相信，这些努力不管多么重要，并且即使它会取得成功，整个问题最终还得回到这个机构来解决。我们不是一致说中东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用我的埃及同事的话说，必须是全面的吗？可是除联合国之外，我们在那里可以希望达成全面的解决呢？

我不想对这个问题再讲什么了，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在现阶段超出了我们辩论的具体范围。以后，在适当时候，至于什么时候则须视可以预见或未能预见的发展而定，安理会也许认为有必要审查可能的保存措施，通过解决办法和其他有关的类似活动来阻止战争的因素改变耶路撒冷和圣地的特点，从而使和平变成不可能，使领土的归还，不论从人或物的角度来看都成为几乎是无关重要、无真实价值和毫无意义的事。

(黎巴嫩)

由于耶路撒冷的性质非常特殊，我现在愿站在一个基督教徒，一个来自黎巴嫩的阿拉伯人基督教徒，一个国家的公民和一个古老教派的教徒的立场说话，对我来说，耶路撒冷是人神相会的地方。我说话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大家已非常熟悉的问题上提出更多的论据或事实，而只是想作证。

“啊！耶路撒冷，你是人类同神接触的最神圣的地方，是我们感受神的启示的精神价值的象征，我们怎能忘记你呀？”

“啊！耶路撒冷，回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大家以渴望永久和平的心情，在你这里各按自己的信仰，找到了一个神圣的特征，即信奉神和关心人。”

这就是安蒂奥克大主教伊莱亚四世在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拉哈尔举行的伊斯兰首脑会议上所说的话。大主教率领了一个独特的由各教派的高级教士和俗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该会议，他在那次历史性会议上讲话如下：

“我们这些东方古老教派的人，在友好情谊的激励下，前来参加你们庄严的会议，这种情谊把我们同你们以至世代代连结在一起。由于上帝大慈大悲，在我们国家里发展出不仅是一种共同的人性而已，而且还有一种不可摧毁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因此，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使命就是把巴勒斯坦的启示带到海外的基督教世界，在圣火正在熄灭的地方把圣火重燃起来，在人们对现实和真理充耳不闻、视若无睹的地方以最强音宣讲这个启示。

“难道我们还需要表白我们大家对耶路撒冷所具有的特别美丽而高贵的气质是如何的怀念吗？这种气质是发自一种其他城市从来没有过的神圣性，一种它所获得的并且一直在寻求的《圣经》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是现在受到暴政统治的阿拉伯居民的安慰，他们许多人还被迫离开这个最令人喜爱的城市。

“巴勒斯坦人把延续传统作为一种天职。继续传统就是一种迫切的号召，号召建设一个经解放的耶路撒冷，使之再成为其人民的家园。对我们来说，保存石头（哪怕是圣祠）不会比人民的生存更为重要，而人民永远虔诚地生活的地方就是神所在之处。

(黎巴嫩)

“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圣地”是具有极大的意义的，因为这两千年来，各个神殿因为有善男信女顶礼膜拜而经久不衰。”

当然，这并非是号召进行一场圣战——今天有些人认为圣战是非常时髦的事相反地，以大主教结束其发言时的话来说，这是对兄弟式的爱的呼吁：

“在耶路撒冷，我们将奠下世界各国人民的新文明的基石，一种不是基于剥夺而是基于和平和正义的文明，唯有这种文明才能确保各民族兄弟般地会合，结出丰硕的果实。”

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组织已审查过、通过、否决过或忘记了许多决议，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决议。但是不管这些决议的命运怎样，耶路撒冷将会生存下去。让我们团结一致采取和平行动，使我们更接近于神，为人类造福。

主席：我感谢黎巴嫩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付主席。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坐发言。

劳尔·罗亚库里先生（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付主席）：我很荣幸地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付主席和发言人的身分出席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主席先生，我对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让我在这个时候发言表示感谢，因为包括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城在内的以色列非法占领领土的阿拉伯人民目前正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和威胁，而耶路撒冷城的国际地位也正在受到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残暴地、蓄意地和严重地摧残。

住在被占领领土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公色所提出时无数次控诉显示出，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以色列当局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镇压措施来对付巴勒斯坦居民，这同他们在这些领土建立永久统治的公开声称的意图是一致的。

我们这个委员会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一样，一再收到关于被占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拷打和其他形式的迫害的控诉。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措施特别委员会曾听取了这些残暴行径的受害者的证言，以色列律师也证实了这些证言，另外还有无数的报告列举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内人权受侵犯的具体事例。

主席先生，我在今年三月二日给你的信上曾提到最近根据美国国务院正式文件编写的新闻稿，这些新闻稿证实了在以色列非法占领的领土内发生的这些拷打和虐待的事例。这些报告明确地反驳了以色列政府所谓这些行为只是孤立事件的说法。

采取这类手段企图把外国统治的枷锁套在人民的头上，这在历史上非第一次。不久之前，我们有目共睹纳粹法西斯所犯下的笔墨难于形容的凶暴罪行，他们以生存空间、雅利安人优越论和建立新秩序的必要性等拙劣借口，丧心病疯地想要把整个世界置于他们的压迫和无人性的统治之下。

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自从成立以来，便在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国家内肆意践踏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没收他们的财物、房屋和土地，把他们驱赶出去，现在又试图永远吞并一九六七年用武力非法占领的领土。在这方面，关于以色列农业部长阿里尔·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
委员会付主席)

沙朗先生在一月二十六日接受希伯来文报纸《晚报》记者多夫·戈尔茨坦访问的报道是很说明问题的。全文如下：

“问：政府在签订和平协定之前必须作出什么决定？”

“答：它必须决定在朱迪安和萨马利亚建立移民地带。我指的是三个移民地带。我们今天访问了其中一个地带。以色列在沿岸一带毫无战略深度可言。在分界线以东二十公里，我们必须建立城市和移民点：在哈里斯建立一个有15万居民的城市；在卡德东建立一个有5万居民的城市；在卡尔奈谢莫安建立一个有3万居民的城市；在赖汉、沙诺尔、马阿列纳哈尔、哈里斯、艾尔卡纳、塔普阿、纳比沙列等地方建立生机勃勃的、繁荣的移民点。不仅是建立移民点，还要造路和公路，保证在城市和移民点之间的领土连续性。不仅是造公路，还要有庞大的基本建设、兵营、射击墙和军事演习区。第二地带，布置在东线地区，以色列在约旦裂谷建立一系列移民点。这里犹太人太少，少得不可能生存下去。我们必须增设许多移民点，派许多人去住。这些移民点同样地也必须相互连接并同第一地带连接起来。

“第三地带。耶路撒冷不会成为以色列的首都，除非犹太人在那里占多数。解决办法是在耶路撒冷四周——古斯埃齐翁、特科阿、马阿列阿都明、里梅嫩、科哈夫、哈沙哈尔、贝特埃尔、吉冯——建立卫星城市。经过二十年或三十年后，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局面，即大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市镇将有1百万犹太人。

“我们必须现在就作出这项决定。这不是一件随便说说的事情，甚至地点也不是随我乱挑的。这个问题对于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是生死攸关的。现在必须毫不拖延地作出决定，取得执行这个计划所需的土地。”

这些意图早在一九四八年便已有人表示过，那时巴尔马奇领导人伊盖尔·阿龙已指出移民点在侵略上的重要性，他说：

“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点计划是从战略考虑出发的，这项考虑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国家许多地区的命运，其中包括大部分或全部居民为阿拉伯人的地区，例如太巴列、切马哈、贝特希安、阿克、海法和雅法等地，全是为犹太人乡村所包围的地区。

“深入阿拉伯人控制的领土的犹太人移民点是一些前沿基地，其任务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直到主力部队前来解救它们为止。”

该巴尔马奇领导人接着说，对于在敌人领土内保持的孤立前哨基地，第二阶段的目的是发动攻势把各移民点连接起来。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洛奇上校也把前沿移民点描述为“将要成立的国家的防御屏障和潜在的进攻基地”。律师们有一句行话：“既然招供了，就不需要再找证据。”

安全理事会各成员面前有我以委员会代主席名义给安理会主席的信所附的三张地图和其他文件，这些地图和文件充分证实以色列要对所占领土实行长期统治，从而剥夺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力的计划。正如该信所报道那样，这种行为是违反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项决议的，因此严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说，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继续在破坏耶路撒冷的合法地位。耶路撒冷的正统居民对这种受到世界舆论和这个崇高的讲坛一再谴责的情况，作出了特别谴责。耶路撒冷圣城卫士会代表乌里·布劳教士在二月二十六日给本组织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的信上提出下列激动人心的呼吁：

“身为耶路撒冷的公民，我们从来没有同意把圣城并入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我们恳请阁下要求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立即停止建筑这个体育场和这条公路，因为这样会彻底改变耶路撒冷——全人类的圣城——的固有性质；阻止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宗教社区进行恐怖和威吓的活动；并使教徒们能享有几百年来一直享有的基本人权，而且这些基本人权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圣地建立国家以前早就存在的。” (S/13139, 附件, 第5页)

我不相信我需要再列举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犯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居民和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
委员会付主席)

S/PV.2123
44

耶路撒冷的合法地位的种种事例。我刚才所报道的是有充分说服力，而且消息来源是无懈可击的。此外，安理会已有一张长长的单子，记着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从一九六七年到现在所犯下的不法行为。

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尽管大会通过了若干决议，尽管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可是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这个问题是中东局势的关键因素，它现在继续严重地影响着中东局势，并且加深了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受到的威胁。

我们的委员会认为，很明显的是，除非能够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有回返家园的权利和巴勒斯坦获得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然要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是不可能的。

同样地，我们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以其他与会者的平等地位参加 每一项努力以及在联合国主持下为解决当前的冲突而召开的关于中东问题的每一个会议。

因此，任何试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协议必须根据我刚才提到的方式和条件，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基础上并在联合国及其宪章和决议的范围内予以达成。

如果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提出的，并载于大会和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即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非法占领的领土）内居民人权的范德特别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内的建议获得实施，那么我们现在所审议的局势，即目前正在危险恶化的局势以及耶路撒冷的合法地位受到损害的局势，就绝对不会达到现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地步。

不幸的是，由于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否决，安理会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安理会没有采取大会促请它就这件事情采取的措施。

目前，考虑到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对巴勒斯坦人民和耶路撒冷城的国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
委员会付主席)

际地位所采取的特别令人反感和令人吃惊的行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诚恳地希望安理会成员国执行大会第31/20和第32/40A号决议内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和措施。

联合国对于一个严重影响到一个整个民族的局势是不能无动于衷的，因为我们已理所当然地承认了这个民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局势对人类尊严和联合国所代表一切来说是一种侮辱。现在要听由安全理事会来阻止以色列统治者重犯这类罪恶的行为，并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固有权利获得恢复。

主席：我谢谢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委员会付主席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午七时会议结束